



先生文什

自子至

服部文庫
417
2019
15





南郭先生文集

三編  
自五至六



117  
2019  
15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五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序

送藤貞卿序

長府藤貞卿先是十年請其君而東從吾黨遊慎重篤學精勤過人貞卿素有恒祿而其君與大夫嘉貞卿勵志慮其客遊乏資益厚給之得以學焉未幾士子歲海西諸國蝗飢長府亦以災儉尋召貞卿還既





而踰年豐稔歲復貞卿乃行請復東治行以舟其裝  
臨將道海也慨然而誓曰予所不志業成以報吾君  
恩而復道於此而西者有如海水乃舉室而發遂再  
與吾黨二三子日夜益相切磋執志益固講業愈進  
行且成矣會長府先侯即世其所善大夫亦卒俄而  
其國召貞卿還貞卿不得復請今年將復東其裝携  
室而西忽忽來辭於余貞卿慎重口雖不言余也亦  
見其心若有弗懌豈以素志之厲不圖見挫折乎雖  
然是未必至矣為貞卿者又何憂焉乃為之贈言曰

今夫長府距此且三千里越海凌岨不無艱虞而子  
所再也且携尔妻孥載尔器用財賄而子不憚其煩  
即已能至矣今之歸者可知也夫學猶行遠之必率  
志蓋進吾往也人將曰吾志于學而吾難其勞誰能  
為我視其易易者乎是其人素懦不能奮必且終身  
匪行邁謀不知易險遠近履涉由己鄙夫可與言也  
與哉即亦既就業矣始乃未知其所由而岐亦多矣  
遂又數數懲懼其迷復局促趑趄畫地而行每步必  
思有之道者儻有得其時也愈益依憑著心不復自



竭憤排攻苦之力盤根錯節必將待人以解焉而後  
一識不發三隅不反日聽熒乎仰人之鼻間以進退  
是奚異乎其或有攸往而尔有車馬弗馱弗驅尔有  
脛足弗步弗趨苟遇絕險益擬尔跡將伯助予乎即  
亦不及跛蹇上山不已能至也夫相觀而善良朋多  
輔然又有羣處則作之離居則輟之者其人必有所  
待有所恃而後雖憧憧乎日與游夏往來上益乎從  
尔思也矣子則然乎勉之哉子之不弱足行且至矣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優哉游哉漸以歲月君子進德

修業雖離師輔而不反亦獨乾乾自強而已余之語  
子者止是為貞卿志者固亦不失為貞卿者又何憂  
焉

送田大心序

吾徒為學固已贅疣於世矣而曰我退而樂堯舜之  
道於畎畝之中乎囂囂哉豈以吾有為之而世不吾  
用寧由茲言飾我道德以成其高乎然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縱令其人足以有為焉至德之世無為為治  
明明在上濟濟在位民之老死逸樂富厚衣食甘美



以安其俗而已固亦無羨。縱掖空言之徒矣。猶將家誦墳典律無挾書之畏。戶餘陳腐。游無浮食之慮。乃得文史星曆與之為伍。與醫卜有用之士。優游乎。厠太平。幸民者不亦樂乎。朝不坐。政不與。進醵飲食。身居蓬戶桑樞窮僻之鄉。而獵鬚反脣好語仁義。妄且橫議時世亦足羞也。人不可以不樂也。亦不可以不業也。華堂層閣彫楹鏤檻非吾居也。綺襦紈袴郵削如刻非吾服也。鬪雞走狗六博蹋鞠扛鼎拚射重賭角逐扼腕暴謔非吾戲也。車馬騶從意氣顧眄揚揚

然赫乎鄉里小兒非吾榮也。溫淳甘脆珠玉犀象曼理皓齒遞列更進非吾養與玩也。貫貸行賈逐利千里俛拾仰取貸殖錐刀以起富有非吾能也。三時稼穡耕耘自強肌麤筋脆不辭作勞非吾力也。即亦三墳五典九流百家以為居室朝修夕誦糜費筆墨以為衣食屬辭比物述作博涉為能為力試與流俗巧捷之士絜其長短則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誠亦迂大徑庭無所用之拙哉。吾徒為學何為至今不業乎。然而自童既習遂成之性亦以為自得焉。雖則無用終



乃如是以至老死而已矣亦從吾所好也至其所樂無已則曾點舞雩之志不有山水形勝嘯高浴清者乎良辰安懷美景適心而取之不為貪用之不為費乃持無盡索之物以游於無窮之世庶幾足以暢舒其情性已田大心生于平安自未弱冠乃東游事諸侯好學能文游藝吾黨茲年矣今歲以親老辭仕其君西歸平安蓋亦將隱也夫平安帝都昔嘗定鼎乃規億載而不改移是以文物聲名卓犖于天下綬冕所世豪舉所家搢紳學士之所聚會固止論也至夫

山川盛麗以鍾靈秀宕嶽叡嶺北阜南山桂川鴨水吐清納潔其他奇木禱草林園石泉土何必長安俗何必洛陽昔人所謂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身居閭閻可以與公侯共之者悉有矣余幼離于平安淹恤在東四十年矣以至白首未之能歸則未嘗不日月西顧長吁善哉大心年壯即已歸隱其間不獨健羨有慚吾心而又有以見其志也夫大心既已同志吾徒焉即華堂層閣綺襦紈袴六博拚射車馬揚揚温淳甘醴曼理皓齒不必樂焉貫貸行賈貨殖



雖乃三時稼穡耕耘自強不必業焉亦唯迂大逕庭  
雖贅疣於世矣幸遇此時適彼樂國外之乃有山水  
形勝安懷適心之助焉內則匡坐彈琴誦讀詩書甘  
尔食美尔服優游卒歲即不業矣恤焉是則雖曰當  
世親被堯舜之化即樂其道於畎畝之中可也矣且  
大心能文無疑不朽則又將使後代知至德之世雖  
如是民亦且飽暖安其俗而無恤也即彼宕嶽叡嶺  
名山石室所在亦將為大心待其藏焉

贈鳴歸德序

今歲閏月某日加鳴鳳卿秩進其班蓋特恩云鳳  
卿字歸德乃過余曰鳳卿小臣幸以小技祇候中祕  
書十有五年矣鳳卿與隸小臣耳乃展四體以率其  
事猶懼不給而獲罪戾豈敢貪於非分以徼其他唯  
是日月未光違顏咫尺歷金門攀玉堂有日矣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而幸得遭明盛之世仕不諱之朝亦  
唯日夜竭吾不肖之力以白狗馬之心已若曰借譽  
竊名苟介於人而後可以達焉則退而伏死堀穴耳  
以故自守吾拙不跡貴勢之門亦十有五年矣不圖



有今命矣且鳳卿不才承乏文史遂又得以  
上恩縱觀中祕書即日夜矻矻繙閱考索以待事亦吾  
生平所耽好而冀以此為功勞不素餐萬一有稱  
旨不亦大幸乎乃今以此有特恩矣豈不明盛之  
世雖小伎末臣錄而不遺者乎是所以為非紛骨之  
所能報也今歲春大駕狩于城北乃供帳飛鳥山  
山隣王子祠以飛鳥本由王子祠設立其名於是  
賜其山王子主祠者永奉其祠且有旨作碑紀其  
事主祠者以不習文辭不敢奉命時鳳卿從焉乃

命代撰其文越閏月碑石刻成則永世可以鎮者  
巍然立焉詰朝特恩下鳳卿矣蓋所謂功勞文史  
也歸德朔北之產為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與個儻  
恢廓之士相親善雖袂少年居邑屋者苟有義氣若  
才能者必撫而愛之用以令盡其力躬亦專以奉公  
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薦之唯  
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為良吏效  
績歸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吾縣官  
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為不可行之



者乎哉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歸德餘事也歸德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詩書古傳序

古者邈矣而載籍雖多先王所以成人孔氏所以講學四術而已矣其所載於辭以誦讀焉詩與書而已矣學者必折中孔氏而古者邈矣吾何以從夫洙泗斐然之間而親聞其所以裁哉匪獨此焉凡古君子

無不涉詩書而習矣亦皆游泳其中如魚在水是故其所以道事達意者稱引不惑彼此相喻固亦不待訓詁而行焉者審矣左氏傳戴氏記以至管晏孟荀諸外家語斑斑可觀不其然乎是蓋徂徠先生所為援古徵古而發揮經學之意也詩書雜見簡編者自漢以上蓋數十家而不可比視焉先生嘗有志於采輯以察其義不果而太宰德夫精修古經乃因其意旨廣覽之餘隨見而纂焉初先生疾未病即觀其二所始大說以為無尚焉乃命曰詩書古傳遂從憑



益成其業且欲疾病已乃序其意而終不起悲夫爾  
來十有餘年而今歲德夫所業成矣卷凡三十四偉  
哉大也此非獨繼先生之志而已凡古君子誦讀為  
常所以道事達意者於是視其所用視其所用而後  
比類附事意自粲然矣德夫有功於詩書不亦偉大  
哉學者乃欲遵孔氏所講因以原先王之義有此哉  
今猶取諸府從此以往世雖後乎尚亦游泳古之教  
以達先王之道哉瑣瑣焉章句訓詁不與焉命曰傳  
云者蓋亦古之遺意云先生若在必將發起予也喬

亦悲夫先生已逝而不及此業成矣於是序

白華印譜序

忍海上人修道特異見稱法門其所進乎技書畫篆  
刻無運不妙用焉此譜也蓋游戲而已而倒薤懸針  
籀文科斗獸跡鳥迹虎爪蟲食以至龍騰雲魚躍淵  
山嶽配天日月風雷之象夏鼎周彝之所彫瓌奇百  
出每各異觀譬如一大會場寶相悉現乃發一手指  
歟何其自在獨其弄奇極巧或疑之古色余惟書契  
之興也厥始蓋亦依類取物以相示爾爾後指事會



南齊書卷之三  
卷之三  
九  
意孳乳趣變所以六書之體象形率什居七八此非  
其驗歟以今觀之篆籀雖古古之時不文則已然禮  
樂美觀莫盛於三代則古之工篆必矣即亦刀筆漆  
書頗工圖畫而後可觀已上人素善畫乃其意匠所  
擬雖欲不巧不可得已又何害乎其古焉且近時印  
篆家相尚纖麗競為意態然此譜一出亦將人人斂  
手無所施其刀末之技不亦愉快乎外道見天尊神  
氣盡矣上人游戲自在無所不為已附刻古朴動而  
愈出哉

送大僧正智恩察公序

先是二十年喬移寓芝南稍稍與緣山諸學徒遊則  
已聞察公德量寬弘此時公既以耆德第一居緣山  
學徒三千之首而德宇所覆人樂其豈弟也靡弗以  
為如君如父而願安利之矣且聞公精修義學數十  
年以其自好之篤凡諸學徒無問小大經論長與幼  
苟有才識可以勵翼其道者公乃休休焉若已有之  
故有志之徒相勸事之亦自樂其為善也固已被不  
言之教而心成者多矣其愛才化人蓋亦天性云亡



幾公初奉朝命，出住幡隨院。喬乃始往謁，則公驩然晤語，一如舊識。乃且觀公舉動，一如故在綠山時。新舊貴賤，泯然相忘，不啻若前所聞矣。淨土門，國家所崇重。國初以來，陞關東所在大刹十八所，定為彼門檀林。各叢學徒，以試論義。其所住，以執綱領，亦皆以朝命進退，而幡隨其一也。既於法門，不為不貴矣。而公猶故也。喬亦未嘗不心醉其德量也。蓋數年，公再奉朝命，移住飯沼弘經寺，賜紫。於是公法位益貴矣。公耆德益劭矣。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數年，公三奉朝命，移住鎌倉光明寺。於是公法位益貴矣。公耆德益劭矣。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而今年元文戊午，公乃往主京師知恩之命下矣。且以特旨為大僧正，知恩於彼門，天下總領也。大道場悉隸屬焉。蓋自天子特加優待，云於是公法貴極矣。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似未嘗知身在朱門乎。在蓬戶乎者矣。其徒歡了上人嘗語喬曰：初公在綠山學舍四十餘

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數年，公三奉朝命，移住鎌倉光明寺。於是公法位益貴矣。公耆德益劭矣。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而今年元文戊午，公乃往主京師知恩之命下矣。且以特旨為大僧正，知恩於彼門，天下總領也。大道場悉隸屬焉。蓋自天子特加優待，云於是公法貴極矣。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似未嘗知身在朱門乎。在蓬戶乎者矣。其徒歡了上人嘗語喬曰：初公在綠山學舍四十餘



年艸衣糲食貧窶尤甚偶有得施即亦盡散購書而已而居恒蕩蕩然與衆相歡自若也人未嘗見其憂色後住在諸山驅鳥之兒日夜相嬉乎前公對此唯樂爾又山野禽獸往往自馴之至於公在繩牀鳥來止其頂公之天性可知也因此觀之公之泯然相忘不獨貴賤貧富矣乃歲八月諸徒圍繞公駕將奉以西喬乃謂其徒曰夫法門虛玄固非常境所能測則余所不敢贊也然以世視之貧而不憂富而不驕既以為難况公名實不入無假矯飾乃遊心乎德之和

前後如一乎將何以稱之獨聞之外家之言人相忘乎道術尚矣哉公之懸解也且夫知恩者於彼門天下所仰瞻其有不言之教而心成者所及遠審矣唯是公雖極貴既已泯然相忘則無辭可容且其德量寬弘固已為天下所樂易前後數十年亦億萬人所知也今安乎待一介之言乎亦且喬不佞為前後億萬人若天下大小道場喜而言之則吾道亦有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假不作人此之謂乎

春秋世系序



莊子謙作春秋世系諸徵於左氏文獻旁引考索備  
矣然後視世所有譜書苟偷銜鬻踈謬不可據者蚩  
鄙益見昔常恨矣杜氏所已集譜第之全不傳於今  
今乃有此夫子謙有功於左氏非幾乎為癖不能也  
然此且於子謙緒餘耳而因可以見其學之不苟矣  
子謙遊吾黨茲年矣頗好深湛之思故於著作之業  
最得其選而率自退默無所誇矜每與諸子相會稠  
人廣坐談論焱興子謙獨若無所異者時或乃有一  
出其所著個儻卓奇坐者屬目故舊益更嘆服新知

乃怪其為久即攄意宇宙銳思毫芒自非深湛潛神  
其能所得焉哉亦其學之不苟矣又數聞之其藩中  
多士濟濟方嚮文學衆乃已推子謙尸而祝之不已  
以故英俊日興輩作國華子謙豈為人人提耳焉哉  
是之謂化幾乎不言之教則人固有不可測焉者

飛鳥山碑帖序

飛鳥山碑立都下傳稱盛事其所代撰鳴歸德文名  
日隆紙為之貴而又其書篆楷氣格高古絕無後世  
輕俊之跡歸德亦不自知其所得即所自稱此且有



冲助者也。且碑體高大，石理堅密，青瑩光潤，依質成奇。蓋聞之，歸德所在，采擇獲之。御苑云：故都人士賞觀其側，相仍為羣，而不可得。縱墨焉。王子金輪寺僧都宥公，有志於遠傳之。世乃一二奇巧之士，戮力相助，為之打數十本，且裝作帖，蓋藏以待其人者之需也。其帖亦大，作奇觀，與古墨本無異。於是都下益相傳稱焉。蓋夫飛鳥山隸，王子境宥公立碑之舉，固詳其文，則無論歸德，即宥公遭遇，萬古不朽。然石不可轉，而帖則將傳之萬國矣。豈不亦盛事哉。竊惟今時

人人所好，典厚成俗，雅賞踰古，固亦昭代文德之化也。乃此事雖小，可以推知其大。宥公使人屬余序，余乃擊節宥公，好尚文雅，亦為歸德喜言其事如此。元文三年春王正月

新刻蒙求序

初，余家兒輩幼而誦習，李安平蒙求一如李家政，久之大有所益。亦如二李所稱揚焉。童恭既誦之，及至稍讀諸史傳，其俗本注引一二訛謬，隨乃正之。又有小異，同頗可疑者，比舉以質之余，余乃閱之，又從而



知其刪約之要，固為博覽有識之取裁，非若後世注家苟挹流末，畎澮相承比也。不窮河源，惡睹崑崙者乎？其旁取諸子雜家，頗及怪僻者，間蓋有異於今行者。而今行諸書，故屬殘闕，則亦有以測夫當時援引猶多全冊，且未甚舛訛。安知非今之非，而古之是乎？且此標題備證已，亦如是而足矣，不必疑焉。遂令童恭定焉。童恭既卒業焉，因謂余曰：竊見大人生平著作，其驅使掌故，多見此書，得無似帳祕論衡乎？余笑曰：童子止勿輕視。迺公居余語汝。夫朱瑟玄酒，乃有

以見清廟肅穆焉，即屬辭比事，必求諸古，而後以見其莊飾。文所以為文本，如是而已。况唐人於詩追琢其章，莫不金玉，即其用事，蓋務就雅馴，而此書也，則其盛時所擇取，家家相襲，固應爾爾。今苟欲儀刑其遺則，則暗合默協，無往不爾。爾人人以為一帳中祕物，不亦幾乎不獨為汝童蒙也。按自宋人以及明初，往往有稱引李瀚蒙求為徵者，而晚近則幾焉。或又至有誹笑淺俗書云：如鄉里教兒童蒙求，雖亦博覽家所口，即不深思，槩比之鄉閭冊子，邪。蓋自有李氏



書歷代諸蒙求紛紛相亂一薰一蕕尚猶有臭遂又并此賤棄之耳何其寃哉

江陵集序

萬菴原資禪師遺稿四卷詩五百三十四首蓋僅存矣初師少有三千里駒稱長以學德淵博為海內所推服而其詩最稱釋門無與二焉亦以其所好前後所賦蓋不下數千首云及晚退居芙蓉軒興與閑相得詠言愈多矣其致愈玄矣亦余所與知也而聞之其徒曰師之或遊於詩也興之所發時乃小大珠玉如

噴不可勝數也從而錄之不日成卷已數矣師乃秩然綜而翫之如樂其致頃之一朝乃翻然取而火之如忘其技初且從旁以為師姑又去其落落爾乃珠璣者尚存矣既而無遺矣蓋道人之為莫能窺測其旨也夫最後所錄四卷而已無幾師逝矣則免其焚毀矣烏石山人乃集以投之余令序焉且曰是僅存矣將先上米他或有得即復續刻焉耳題曰江陵江陵古郢中地師詩陽春白雪屬而和者固亦寡矣豈適其發興自樂其致時乃所命乎余既卒業而潛焉



泣下曰嗚呼余之以斯文相識於師二十年每相見未嘗不與言詩則漢魏六朝及唐風之盛下至其季之萎宋元之益枯與明人旋復振起商摧千古紛乎不易論哉乃師之淵博既已莫不精覈矣莫不自擬以試矣今操觚家一有能當於師者乎則非獨釋門無與二焉師又嘗已相約余序其稿矣師豈以余為相識者歟則以余觀於師如樂其致其有焉不然豈其旁遊此技之必且正格於體合調於響超然與夫古作者為徒如是者乎嗚呼師逝矣緒論不可復聞

暨夫詠言亦既數與化俱矣今惡乎求之無何有之鄉哉唯是師道人已其身尚忘技於何有而今乃以此論師則是以外視內也已莫能窺測其旨也雖然絕學之徒或乃有以文病師道者夫而師之學德淵博既為釋門無與二焉將何以與知其有道之言必中倫不期然而然乎則是以小視大也亦莫能窺測其旨也則以詩視師固不可也以詩病師亦不可也且夫詩關乎世運尚矣若我有為姑不論也余乃嘗旁讀空門諸錄其間偈頌讚詠諸道人雖曰無意乎



文唐中葉以上何其溫藉過是則卑卑下矣諸道人雖曰無意乎文何其迫促其道果高也不大聲以色何必意烏粹嗟辟易人之尚哉亦唯時之隆污使然爾當今右文海內嚮風乃釋門有若萬菴禪師云唯其玉石俱灰其餘止幾惜也其旨終不可知已猶幸存十一於千百豈不家誦戶詠而珍焉乎姑以余所知序其稿傳焉云爾絕學之徒猶將曰吾道則不然唯儒書以為憂固不足病師詩則於余言與奚病焉

猗蘭滕侯五十壽序

并詩

日猗蘭滕侯年甫四十實侯既參大政之六年喬乃作文致祝且為國家億兆稱願其久守位然亦大府劇職貳公弘化之事蓋重且繁矣則人唯側見其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日不遑給不無過慮其勤勞也侯今年五十矣覽揆之燕再在歲之六月乃侯之晬容綽綽然如故而金錫圭璧有加於舊焉無論其德彌劭政乃不迷則心逸日休莅事有忠制義庶孚以行之則羣下咸喜樂其凱弟即至府門家庭之美日熾月昌於斯為盛自羣公子方且及高陽氏之多木



女公子淑姿其數相若鄂韡棠棣之懿好合瑟琴之和冠昏孔云慶無虛月賀者蓋相望於路猶且熊羆告祥芝蘭年殖邨門無不懸弧之歲凡世所稱多福善事若郭汾陽悉爾翁集無憂者其唯侯乎侯乃膺茲單厚何福不除宜矣哉侯之眸容寬綽歲月所息有加於舊焉夫人所以害養傷和不綏天福者憂患莫大焉而其所以有大患者得喪嬰心寵辱數驚巨上小亦在事者之大情也已何以望乎侯所以乎侯則然哉老聃云靜以復根動而愈出斯道也侯蓋

以之故侯之平生未嘗以榮觀害其燕處之安即居大府領劇職超然乎亦唯以之任雖重事雖繁於侯靜勝猶橐籥不屈也夫然後端坐廟堂朝無留事羣下胥視體侯無擾之心諸吏文母害不至亟疾苛察乃重臣之體故宜然矣則人見以為勤勞乎為榮觀乎侯乃又何至自擾其所以為且夫大臣協心有若畢召諸公率亦以耆老在朝周之為隆也而侯年鼎盛如川方至永靖其位老成典刑天下孰不屬望雖然非獨侯德之素乃已遇會昇平百年之運又且



國家官制之治有所職由焉竊惟昭代商鑒前世乃革郡縣浮薄之弊俗考諸古昔封建萬國大人世及以為禮乃又立政府二等總攝於朝猶周大小宰之職亦必俾親舊諸侯入領其事而雖解職日則茅土之享自若也他留鎮諸府若朝士大夫內外分治亦皆封地采邑世祿剖符之盟無渝出入進退於國恩之中在朝猶在家則在位君子坦蕩蕩不至患失之鄙輕躁仕子亦不得銳企及之志貪競路塞廉耻自重而後風俗敦龐不尚文具相與優游太平

繁祉老壽人受其福此非所以超越歷世比隆盛周之驗歟况乎滕侯好學執古之道動靜以之五福不虧固其所也喬恭賦詩八章將授侯側矇矇以侑其壽筵之觴然則侯而遇會今時固不可以後世視焉雅頌之道周人可則然喬野人已穆如之誦豈敢萬一倣之云哉抑以昭代比隆盛周維仲山甫以期滕侯是獨可以無慙焉矣其詩曰維水朝海東國之紀開建萬邦會同一軌滕侯入覲執此介圭其德如玉令聞日躋



其德日躋維 后有命滕侯于止贊是庶政厥政維  
何貳之 三事滕侯翼翼不懈其位

周有卿士滕侯所則周人有言古訓是式滕侯好學  
居政允臧無內無外不顯其光

滕侯在朝有式周治顯允君子民之所暨在朝二八  
日月咸宜緇衣之敝屢斯改為

滕侯令德能歆神人神所勞矣百祿日新百祿維何  
其姓衆多維男為麟維女為華

滕侯家室其衆寔繁滕侯退朝翕其盈門私人蕃蕃

夏屋渠渠傳御濟濟滕侯樂胥

賓之來燕樂且笑語旨酒維飽嘉肴維旅賓之來飲  
滕侯有慶既醉其德稱壽無疆

維時滕侯既富既有無大無小作朋眉壽東海泱泱  
東嶽巍巍不震不騰滕侯所綏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五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序

贈木公達序

余與木公達初相見于牛門社蓋且三十年矣公達張人世仕其國日冕公時頗見試用率五六年一從其東朝而來好文雅而學祖來先生則每至未嘗不與余輩相見乃屢既知其為人質直不阿世矣後冕



公即世廢公從支封入繼而公達絕不東且十年矣  
聞諸道路言廢公驕奢不遵規度新進得志以故舊  
臣多既罷退公達乃亦在罷中既而廢公廢今公立  
修明政治衆復舊職又聞公達自前既以強直罷愈  
益自遂一切杜門稱病守志且十年矣客歲今公東  
朝俄乃公達復從而來問之則今公以說學首拔諸  
衆充待讀公達辭不得於是起列誓御至則相見謂  
余曰方前之時却掃自誓人猶以為為可憐之意乎  
不然亦見放斥矣况能與東故人相見哉天之悔禍

吾藩幸復有今時即伏死堀穴中吾又何足自惜顧  
既不欲為苟合取容而求親近於左右可以已矣不  
圖今一得見知終不為世君子所疑是為恩遇吾事  
畢矣且吾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焉能望青雲而人  
誰不自知哉今且期滿而歸乃將復剪除蒿萊退而  
讀書環堵中昔嘗所聞以味道之腴由是自樂餘年  
足矣則吾不復此矣自與子相見盖且三十年矣子  
將無意為吾一言以為別邪余惟公達之質直不阿  
世乃推其志皎皎白駒或遐空谷是不可維繫焉唯



是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亦且為邦有道則仕也其  
又嘗所學而知爾且夫其君方嚮文學善政日新即  
首拔公達衆其必有獨觀於昭曠之道則亦非唯以  
賞其直哉如矢之謂也其固謂乃必恭恪於朝聞一  
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然則公達之志  
無他欲優游卒歲而已獨奈何舍夫君求之如渴而  
使人疑若謂吾君不能乎且與其以嘗所聞獨爾自  
樂環堵之中今豈若由是責難於君使其德益章為  
忠之盛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則其謂不復此

祇役往來雖有勞悴何乃不忍一日之不宴預且自  
畫為公達不得請則雖欲不復東得乎是余恃而不  
以今為別者也故其將歸也余則此言不為贈別姑  
又勉爾遯志而且成說其必相見曰請冀除敝廬待  
子之不數年而復東

嘯風館詩序

長門大夫阿川君別園之館曰嘯風去國城若干里  
初長門先侯泰巖公營之命焉蓋已時遊以比轉附  
之觀大夫君大父以公族受焉遂世增修以為家園



云今茲大夫君以其息蘭陵君而東為蘭陵君好學故不恥下交數驩於余相往來焉則見示以園圖及其詩其圖之詳披之恍然若已見之者題曰嘯風館蓋在園中央也曰明月池蓋館之前開朗乎天也曰清暑瀑池之濔乎承縣也曰虎踞岩蓋以肖焉視之石也曰植杖隴蓋後圃也館後所舍曰松檜亭湛乎其後曰漱玉泉蓋水源是之自出也曰觀音閣亭後上方也其後頂曰白雪峯從閣左下曰鹿眠場崎嶇坂蓋前數十步曰怡曠臺也而邪回至乎園之前門

曰車輪門蓋以故車為扉輪輻存焉園之右曰陶丘曰采芳畹曰雩壇亦皆名之所題義蓋有取諸大夫君至謂余曰敝園雖陋而有所受焉願記是二三所有而揭之尚亦得上比而與古為徒哉大夫君見示其圖蓋請之矣而余顧以記識也為後之審之而已遙想浮飾華而不實即亦辭不敢記則語大夫君曰夫山林與阜壤與唯言其可言而已則世咸有焉未足以為奇言也有窮而物也無涯非有夫水石之錯風物之列動殖之更供其樂者乎是其所冥搜於象



外難乎言之也。先是余有所強作，亦不得已。已而其  
意中與不中，吾而未之能信。則內省有慙焉。今也或  
有見請，一切絕不肯應。而人猶以為不情，是不可解  
也。而不有是詩者乎？使人三復不已，亦是長門諸君  
子屢自遊觀，夫園之所賦乎？各從爾思，秩然盛哉。夫  
物以名顯，名以實美，名可言而不可信也。物可推也  
而不可中也。其唯詠物以行之文，與情類，名實不肯  
載其不可言，而必得諸象之外，因以使覽者興起，不  
已欣欣然若手舞之足蹈之乎？其境乎？莫近於詩。既

已親自遊其境，觀其名，發其情，詠其物，物乃中，名乃  
信，而後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推之千里之外而不謬。  
傳之千古之後而不罔，是謂詩志。况夫長門之盛，杞  
梓皮革，多材自用，亦唯四國所為不敢企及焉。而  
因是益復仰羨，則不唯夫子有令名，蓋亦夫子所樂  
聞也。不亦美乎？夫美也者，上下內外遠邇皆無害焉。  
即欲揭之，必也莫是若已。有是哉？奚必更且記，而  
使人不審焉哉？而為用之。大夫君再請是言，余已不  
敢作記。因序其詩為長門諸君子言之。如是篇之作



者凡若干人姓名具列於中云

守山侯八十壽序

今年癸亥守山侯八十云則親戚內外諸侯所有玉帛之使者朝之卿士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蓋莫不相與驩焉圖賀焉稱觴之辰將在正月鄉辰之一月守山世子謂喬曰子亦有言哉聞之凡世之無小無大行慶其家必徵言四方與其為善於家也不如為善於鄉亦使睦者歌以為親榮為人子之志則然哉然人也不必有德有謂無謂若唯以期年者為言

何壽豈之多君子也不信乎鄉黨言不可得而徵矣可以已而無已則將必題物以募之為物可以詠焉其比類與不不問焉苟得多焉斯可矣何其況若乃又四方爛言者將必詠物以應之龜邪鶴邪爾或承者松柏邪萬年云無疆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乃可以贈何人矣慢莫甚焉為人子之志曾是以為榮乎則子之不肯為吾知之矣若吾寡君抑亦子之所識乃今有言哉喬曰唯唯有之恭惟烈祖初基陳錫乃分封維城之固於今屹列即亦麟



趾姓族盛德之子孫若斯乎振振詩有之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有焉 國家之興百有餘載即亦屹列維  
城孫子於今多歷年所胤續之常則已數世矣唯是  
君侯獨能以享世永久出自不遠最爾寢然宗室懿  
其親則曰屬近矣序其齒則曰年先矣亦唯

烈祖攸祐 國家攸寵羣公攸則於斯為盛之屏之  
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有焉猶且推讓恪  
勤修朝之業命考其國職省其典刑夙夜不解于位  
加之發強剛毅以有執也益壯之守愈固因又登年

以益積其慶是誠

烈祖攸祐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者 國家豈不寵焉羣公豈不則  
焉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有焉遂  
又其慶所積有若諸公子並濟其美亦皆以 國家  
之寵出嗣親藩食封大國訓其成式惟人無從非彝  
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歲時朝會載駟載駟  
相從如貫又且橋梓之道日月無怠具爾怡養和樂  
且孺而侯門之外車馬騶從無日不爛其載路維其



南齊書三編卷之二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飲之有焉有若  
令子斯有若令孫子女繩繩寔繁威儀引時君子有  
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有焉而後侍御臣僕左右  
率從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賦乘之富命服  
之貴諸固已攸膺則不與焉可謂咸宜矣喬也乃得  
見命願敢奉是言過是以往則親戚內外諸侯所有  
玉帛之使者朝之卿士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抑  
且諸侯之事大賓之儀容貌采章嘉淑所更獻將有  
交酬好貨飲酒宴語相說也喬也卑不與佐其使尊

以為壽則奚敢與知唯是親戚內外諸侯朝之卿士  
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蓋莫不相與驩焉圖賀焉  
則喬也雖不與知夫既無不咸宜亦唯容貌采章嘉  
淑所更獻比類屬辭天保之祝其有不備焉哉世子  
曰善請為我序焉越正月鄉辰之一日謹具是言以  
投僕人

懷仙樓集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詩成人也况和順以其素成而發  
於英華其詩因以敦厚矣因以溫柔矣辭之輯矣詩



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之為尚不問其他至于文章物相雜疏通知遠廣博  
易良絜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古之成弘矣能  
近取焉孰非其則則不可壹也唯是後世媮薄怙侈  
為心則藉以為誇詡之具矣才多則其失也華而不  
實近於驕穉言危則其失也訐以為直近於凌誅弔  
詭可以驚焉而入於徑庭談諧可以愛焉而入於亂  
散存乎內者必見乎外將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  
啟態於是乎發之多偶隻立貴與賤於是乎觀之則  
壹是溫柔敦厚毋寧使無奇觀而使有以言敗德幾

乎的然而日亡乎古之道也君子之辭也亦未如近  
於凱弟之觀其為人於是也疏通知遠廣博易良絜  
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雖弘矣德之各成也古  
之君子取成於己不必尚兼人則溫柔敦厚孰非文  
之則日牛門之會越君君瑞來與盟越君出物夫子  
乃顧吾輩謂曰雍也可使南面吾於君瑞想見古之  
人也斯人必有使其臣如借余遂以斯文交殊相親  
數已往來乃省其私果如夫子所相蓋其家有祿位  
於朝數世相嗣以守其業固貴矣亦無意銜能求售



南齊書卷之六  
馬且其為人也貴高如客又尚於其祿位焉故其詩  
與文如其人唯以其所專好著作成然久既稱於世  
而君素獨謙冲其自視若未嘗有得焉者必以質之  
於人而後存之不伐之性厚之至也蓋三十年矣當  
時夫子之明既已所相久於其道而觀其所恒而其  
情可見則於是乎觀之著作所輯因其所錄稱曰懷  
仙樓集余近檢其稿遂作之序以言其詩與文即亦  
壹是溫柔敦厚發於素成其為人凱弟貴高因以觀  
之古之道也君子之辭也

送真徹上人行住京智恩寺序

聞之緣山之徒云凡我學徒始得籍山以所為稱乃  
累年積臆漸進位業座至第一則中間勤行蓋不下  
四五十一年然亡論死亡與黜擯凡天下淨門非入籍  
學徒則他日不得稱上人為寺主即四方必來且籍  
焉亦有位業久近年滿年滿則去矣踐師席則去矣  
年未滿易業則去矣學不勤不能論義則去矣其進  
位業必先會人講書徵於衆聽而後升矣不能則去  
矣則中間四五十年久矣有性有命故能待年甲座



南字集三編 卷之二  
考必將身健志強學勤行修而後得居其第焉凡關  
東檀林者十八所為之主者亦皆轉次充闕其初是  
之自出充之其將出也既已無不允望然猶闔山衆  
議議命上名於朝而後乃今以朝命出為之主從  
是乃得以能為稱蓋因有化於人化人前後立稱乃  
爾其際如是嚴矣既出矣亦復累年而中遷乃有受  
賜紫為主檀林者既遷矣亦復累年乃後轉光明不  
然傳通必歷其一而後最後復入主綠山則檀林者  
盡等極矣不然則赴京主華頂山亦為淨門總統極

矣其極如是重矣外又有在兩都若國家龍飛之  
地例官寺稱淨大刹固受賜紫而住乃止不復轉者  
數所亦必自初出所主檀林以時選行皆國初以來  
朝制所定云故凡我學徒身健志強學勤行修者不  
得漸進以至第一座則不為得志矣既又不得出主  
檀林則不為得志矣既又不得遷到賜紫檀林則不  
為得志矣而既得遷到賜紫檀林矣則後至進綠山  
陞華頂從是自得爾得志幾全也是故初出在檀林  
也會以時選行乃住不復轉者賜紫雖寵官寺雖貴



南學集三編 卷之六  
九仍將成而歸一貴已其心不能不歎然焉即其人  
或泊然樂於道而不憂外至相從之徒俛俛成志攀  
附者每相謂為小憾誰與前以所稱既不下四五十年  
有性有命勤行如彼其久後既得以能稱亦復累  
年其得志幾全如此其近而俄乎外行不復轉者而  
有不介意者乎乃前後五六十年志乎顧已幾乎已  
矣其為憾不亦宜乎真徹上人前在綠山專志精學  
博究經論衆所推尚數十年矣遂至第一座既又出  
主小金東漸數年矣今歲京師知恩寺主闕乃上人

以時選行則諸弟子從者為余道之蓋若有弗憚焉  
者余也相識上人亦已有年誠有諸弟子者然以余  
觀於上人平生遊戲不交園庭不窺唯學是視忘寢  
與食旦夕紆體一室獨笑典籍中而外則不知毀譽  
得喪為何於世至于衆徒來問若講義學亦且循循  
然未嘗有倦色則蓋固有所樂存於內者夫甚極貴  
者必有所肅而闕於接下甚極高者必有所瞻而為  
於樂我設有帝釋執蓋梵王持拂自外觀之巍巍然  
類於世富貴者苟廢其所樂豈復為上人願之乎知



南齊集三卷  
恩寺主不為不貴矣而其境靜寂無復為世所拘閱  
且京天下之中亦且四方學徒輻湊則其樂固優矣  
其教亦弘矣又何憾焉諸弟子曰然誠有子所言  
且我釋氏之道隨緣權應必且俯就而後現於廣濟  
固亦無益損乎其真又何憾焉余唯憾法旆一西不  
復得亟見因序相與之言以釋諸弟子之憾以為上  
人之贈

送大安麟禪師序

河越大安麟禪師將歸省其鄉于西肥乃道東都過

余且乞贈行之言師嘗在東都也旁好斯文數有問  
於余於今蓋求畢其說也斯事大業余則奚敢唯是  
師之舊尚不渝若謂余尚可與言焉者即一二所聞  
不言則隱矣師唯妄聽請嘗試言之夫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夫文也者言之擇以成也故不常有言况乃  
載筆行遠采不苟焉修以為辭結撰以精其思屬離  
以遵其序是故必有事然後應之因有所觸發猶  
之在肆不常考擊必待其儀物備張設然後可奏也  
姑且以師視之當其修靜幽僻也  
作文之藁



縣空漠然無事以文之也今也不行千餘里  
經歷名都大邑不知幾何不問師之道以否逢迎載  
路納款請交不知幾何其中必有天下方閔之士  
之無言不辭乃欲無事得乎加以山海土俗風雲之  
奇觀物之變固亦不暇應接壯遊哉於一嘗其技乎  
何有雖然有說在臯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  
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大小長短先慎其事素積之  
功如是乎有節度不然則播柞鬱震不作聲正磬石  
所出適陰陽之和必木之泗濱是寧可俄得焉乎亦

皆求之以歲月鑄之以法度而聽之以和平猶將大  
事宿縣遂以聲展之然後合樂可聽是以大者大鳴  
小者小鳴各中其律以成也瓦缶非不鳴而當里耳  
耳君子不用也文亦宜然是其於師在先擇之已在  
精之已想亦其修靜幽僻也盖有年矣其固有素積  
之功行矣於一嘗其技乎何有此言可以為贈

銘

退筆冢銘

事之功極則相易念爾有造物亦有於戲管毛之



敝數窮力于策芻狗可棄斯物不可也  
矧可戮思爰藏於密有則古昔神之守之庶不朽于石

烏石銘為君嶽

匪日匪星烏石天墜不黃維烏書傑所致取而祠之穀城是視

笛銘應

日光大王教

龍乘氣鳳和聲合鈞天入上清

說

稻文通書室名靜好說

詩云琴瑟在御無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之道寓於物至矣出則射御馳騁於外入則琴瑟常內不離側娛心自樂以之供賓樂人以之而其養德義以之雖為之節文以為坊者固已因人之情而其道寓於物動盪通流游息其心所娛有樂而不厭則不移他物且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古之道至矣張人稻文通世通家也頗志于學每以官遊東必從吾



黨業問其在邦何所樂則曰嘗已作一室官事閒暇則坐起其中乃擁書籍若干卷尚友今古固已不乏餘無所嗜朋來則亦其心所同臭味如蘭以之終日樂而不厭而已因問名其室余曰古之教廢久矣後世士君子出則有事猶之可也入則飲食衽席竒觀玩巧他物易奪耳目者何求不得則難言哉無已則子所娛乎自樂以之樂人以之亦可以相輔而養德義也非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間止何必琴瑟君子哉請名子室以靜好乃作說

贈之

獨笑廬說

廣陵人松國華名公實負笈而東初乃請塾余家朝夕于學余也歛然自省不足為人師而未嘗為開館舍設都養以待遠方來生徒又且老愈倦誨則卒以此辭矣國華既家於醫蓋其遠遊有志益修其業兼涉學術乃謁鹿門君之門曰願得從僕役以待門下鹿門君許之亡何會鹿門君更受賜第藪巷第地頗濶構造屋舍所餘猶尚曠焉隙乎後牆內既而鹿門



南齊集三編 卷之六  
君乃顧謂諸弟子曰誰從吾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嘗欲方術士亦本於學而後解驗其業噫役役焉哉我則不暇寧茲曠焉者而不足授生徒室區舍歲增然後與並為學以致其道而成吾志乎尚亦有利哉誰從吾志者二三子孰為好學國華乃前曰公實雖不敏竊不自量亦有志於斯若賜少假願學焉姑又敢居先以試焉亦自致也冀勵駑鈍之力鹿門君輒令任其所為視之則故擇受隙之隙去館所數十步而廬焉蓋屏間處不與諸弟子恒事也乃日

夜獨讀書其中不出即出朝夕食於館而已輟箸輒去儻倦書策乎率意填填涉乎藥圃或乃被髮戴大笠而雨行敝衣不補體貌不飾自他矚之杳乎若在山野人皆以為狂生而鹿門君不問也余造鹿門君亦一見其廬環堵而居不措煙火什器諸物左右圖書與其具而已余既想見其所為樂乃命其廬以獨笑請問其說余哂應之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同方營道同術並立樂羣取友相觀而善學之道也雖然士先志亦在其所存如何而已其或不專也必且為



南亭集三編 卷之二  
佚遊宴樂放飲流啜所誘日損不知則荒矣又且雖聽其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荒矣軒冕過門釋筮而吁心有所欽時出見大人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巍巍然哉乃眩視其間我飾吾邊幅修富貴容之不遑則荒矣如斯乎無益於群居亦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是唯其所為反其所好則雖遊其門猶若也人誠得其所好則樂樂則不厭不厭則卒有所致子乎獨且誦讀思涉樂其必笑與夫待人而為作輟者遠矣譙

允南欣然忘寢與食所樂可知唯是資適逢其人難矣子之遇鹿門君天也鹿門君遇子者而豈徒哉子之既為郭隗於鹿門君創一區廬自為其所為不知其他而他日四方有志者必有蓋徃歸焉亦必有為子所為者而後日月爭至區舍歲增敬業論學相與致其道以繼鹿門君志亦從此始則豈特子之自為其所為乃得所好而樂而已哉是獨笑之說也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六



